

2023年长沙新年音乐会——“千秋文脉·百年风华·时代之光”《岳麓书院》大型交响组曲音乐会明晚上演,音乐总监与作曲廖勇谈作品内容与特色

一部具有浓厚湘音的世界性作品

长沙晚报1月8日讯(全媒体记者 尹玮)千年学府,弦歌不绝。1月10日19时30分,2023年长沙新年音乐会——“千秋文脉·百年风华·时代之光”《岳麓书院》大型交响组曲音乐会,将在长沙音乐厅上演。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沙岳麓书院时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总书记关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策源地的重要论述,把岳麓书院的历史地位提升到新高度;总书记对“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全新解读,把岳麓书院的历史地位提升到新高度;总书记对“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全新

大型交响组曲《岳麓书院》将在音乐的流动中呈现千年学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策源地的历史文化之源与红色革命实践足迹,全景展现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激昂征程。音乐会具体有哪些内容?有什么特色?著名音乐家、《岳麓书院》

音乐总监与作曲廖勇接受了晚报记者专访,他表示:“《岳麓书院》是一部具有浓厚湘音的世界性作品。”

廖勇 受访者供图

五大乐章,赞颂实事求是策源地

廖勇介绍,大型交响组曲《岳麓书院》由《千秋文脉》《一院弦歌》《百年风华》《十年丰碑》《时代之光》五个乐章和尾声《领航》组成。

第一乐章《千秋文脉》演绎岳麓书院历经千年的文化传承。音乐上,通过木管与弦乐的交织、竖琴与长笛的对话,表现岳麓书院七毁七建,而始终弦歌吟咏不绝于世,千秋文脉绵延不衰,中华文明在这里传承繁盛,生生不息。

第二乐章《一院弦歌》聚焦南宋年间朱熹、张栻会讲于书院盛况空前的高光时刻,揭示弦世致用、实事求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第三乐章《百年风华》,从青年毛泽东推开岳麓书院的大门、凝望“实事求是”四字牌匾述说起,革命探索的闸门从此打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挽起新思想的风,搅出大时代的潮,开辟大变局的路。新中国建设的工业化、现代化列车奔向前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激荡神州。

第四乐章《十年丰碑》表现党领导全国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守正创新、铸就丰碑。这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十年,注定将在史册上镌刻下深深的印记!

第五乐章《时代之光》展望未来。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策源地,走过党的百年征程,放眼民族千秋伟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以“中国式现代化”答时代之问。

岳麓书院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更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大型交响组曲《岳麓书院》的创作与演出,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两周年之际,营造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良好氛围,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以艺术化手法实现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融合、时代性传承。

七大特色,铸就长沙文艺新精品

廖勇告诉记者,大型交响组曲《岳麓书院》具有大型化、叙事性、口音性、国际和现代的手法、画面感、可听性等特色,是一部既有意义更有意思的文艺精品。

《岳麓书院》是目前国内交响乐创作的最长、最宏大的作品之一。“全曲时长60分钟左右,四管编制,加合唱舞台上共有250多人。一部作品就是一场音乐会。”廖勇表示,《岳麓书院》之宏大不仅在篇幅、编制,更在于主题。

与其他交响乐作品不同的是,《岳麓书院》是先有文学脚本,然后根据剧本来创作的。“所以每个乐章都有具体事件和人物,音乐根据脚本提供的文学内容来构思主题、结构、情绪。”

在《岳麓书院》中,音乐带有浓郁的湖湘口音。比如第三乐章《百年风华》,围绕家喻户晓的湖南民歌《浏阳河》进行多次变奏;又如第四乐章《十年丰碑》,音乐动机来自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的词作者正是长沙人田汉;再如第一乐章《千秋文脉》,运用了具有浓郁湖南色彩的“湘羽”在调式。在《岳麓书院》中还有数不清的湖南元素藏于其间,等待听众发掘。

《岳麓书院》还采用了国际和现

代的手法,管弦乐团的乐器配置便于将来在世界上巡演。廖勇还透露:“这部作品之所以选择与著名的中国爱乐乐团合作,正是考虑到要向全世界推介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不仅是听觉艺术,也是视觉艺术。廖勇告诉记者,“在创作之初,我就知道会与视频结合,即视听结合。所以在音乐创作时,我特别强调了画面感,《岳麓书院》带有一定的电影音乐性质。”如第一乐章《千秋文脉》,主部主题就由远及近地描绘岳麓山绿意盎然、云起霞飞、花香怡人的秀丽景象。

除了以上六大特色,廖勇还以“既有意义更有意思”总结《岳麓书院》,“该作品主题宏大,意义非凡。在此基础上创作成有意思的作品,让人爱听、让人爱演,这是我身为作曲家的职责与使命。”

大型交响组曲《岳麓书院》将演绎岳麓书院历经千年的文化传承。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邹麟 摄



人物名片

廖勇,作曲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北京歌剧舞剧院艺术总监、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主要作品有歌剧《爱莲说》,舞剧《女嫫》《粉墨》,音乐剧《天桥》,交响曲《花鼓抒怀》《边塞舞曲》,协奏曲《秋韵》,交响组曲《大秦颂》等。

人物名片

黎晓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学文化研究者、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专家。代表作品主要有《谈巡视》《三平斋诗钞》《欧洲文化广场》《老北京迷闻》《敦煌英雄》等。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舞

小河弯弯

曾淑娟

清晨,推开新年的门,一件纯白的羽衣轻轻盖在了故乡的土地。经历了一夜的霜冻,冰冷的空气迎面扑来。路口岿然不动的树梢上挂着些许小小的霜花,走进一瞧,小巧玲珑,甚是可爱。菜园里的蔬菜一声不吭,静静地吸收着天地之灵气。荷花池里凋残枯萎的荷秆,凌乱地站在浑浊的池水中,找不见一条鱼的踪影,只看到角落里破皮的梦正在慢慢苏醒。远处,空旷田野上残留着许多泛黄的稻秆。眼见这些冬日的凋零,虽有一些莫名的落寞,但我并未因此而停住脚步。

沿着熟悉得不再熟悉的乡间小道行走,一条弯弯的小河占据了我眼帘。河水没有了往日的欢腾,河畔那片茂盛的小竹林也已不见,河水清澈得如一面大镜子,河道两岸铺上了人工草皮,泛着新绿,成了新年亮眼的一景,河堤上栽了矮矮的桂花树,光秃秃的柳树,它们依次排开,延伸了几公里。河上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一路的青石板铺过去,石拱桥上褪去那年代已久的身姿,两边黄棕色的木质护栏在两旁,此时的石拱桥在四周广袤的田野与青山丛林的环绕下更添了一种诗韵。

接近晌午,太阳高高地在云层里现身人间,照耀着这片让人眷恋不已的故土,河岸两旁的青草逐渐抖擞起来,刚在晨露里沐浴完,耀眼的“冬绿”颇为动人。

站在石拱桥上,一阵风拂过,田野旁低矮的白色芦苇轻轻荡漾,那些颜色黯淡耐不住寂寞的蒲公英开始了新的旅程,金黄的小菊菊捎来一阵又一阵的芬芳。我静坐在河边的草地上,低头望向河面随风而起的涟漪,抬头仰望天上变幻的云彩,在这无拘无束的天地间,内心溢出的都是让人向往的自由。想必是因为平日事情太多,身不能自己。时常陷在循规蹈矩的框框中,常常暗自神伤。在这片静好中,闻着泥土的芬芳,拥着日晒的热量,在这条充满诗意与远方的小河旁,聆听鸟鸣,心无杂念。

流经故乡的小河一共有四个坝,坝坝相连,桥梁可通两岸两地。记得小时候,放学后背着书包总想晚点回家,于是沿着小河走到数里远的第二个河坝,过另一个石拱桥,兜兜转转,不慌不慢地走着。到梅雨季节,桥下的漩涡,将一些从上游冲下来的落枝卷进去,再从石拱桥下的暗流涌出来,向远方的弯道疾驰而去。

那条曲曲绕绕的小河弯弯,就像生命旅程中的接力点一样,接纳着一切奔流而至的汹涌与澎湃,也沉淀着时间长河里带来的沧桑与痕迹。想起我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故乡的小河般,一道又一道弯……现在,站在小河旁,终于明白人总要经历一些曲折挫折,才能行至更为宽广的远方。

静静的河水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河道,奔腾不息,流入村庄的腹地,在故乡的沃野上哺育出一批批丰收的硕果,哼出一段段渔歌唱晚的浅吟。夕阳西下,隔壁放牛郎晚归的身影,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成为孤影,与桥、一流水、一片丛林,以及不远处的人家,新年一起沉浸在故乡的怀抱,诉说着浓浓的乡愁。

路中的树

苏巧新

现代城市里,宽阔的大马路随处可见,两旁的行道树丰富整齐。有平坦的大道若城市血脉,四通八达,奔腾不息。大道的宽阔、平整、笔直算是标配吧?

也有不这样的。虽然我不知道长沙岳麓区的佑母塘路从哪里起、到哪里终,但我知道它与观沙路交会时,原本顺畅的五车道变形变窄,北边差不多有两个车道被一个长着一棵树的台占占据了,车辆需减速通过。每次通过这里,我都要望它一眼路中间留着的那棵树。它没有树的临风玉立,没有树的枝繁叶茂,我甚至觉得它没有树的尊严;初冬时枝叶都被削了,光秃秃的,身子向西倾斜,被一个铁架子撑着。

这棵树高高在上。它站在梯形的大土堆上,而大土堆比路面高出三四米。加上树自己的高度,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在它脚下就显得矮小。

土堆南北两面用水泥封着,笔直的,无法上去。东西两面是斜坡,铺着草皮,草皮在风的吹拂下泛着浅黄。沿着水泥边坡上去,就到了上面。上面植着麦冬草,还是青绿的,这时候看到的树,显得威严。它的树干粗壮得很,我双手还没抱住它一半的身子,估计树干也有三米多粗。管交通的信号灯还不及它的一半高,只怕五层的楼也没它高。枝数得清,这些枝没有叶的遮掩,硬邦邦直挺挺的模样一览无余。最下面的一枝朝东,开了个叉;稍微上去一点点另外一枝朝西,也开了个叉。再往上几米长了两三根枝条,有朝南的,也有朝北的;最顶上也长了几根枝,只有一枝是朝天指的。如果它们这是棵树的臂膀,它们能扛着些什么呢?我望着树,树望着天地,望着行人,并不理我

的存在。

我看到了粗糙而坚硬的树皮上挂着营养液输送管,虽然截去了它的枝叶,可还是期待它活着。我围着它转,发现上面有块2017年挂的牌子,上面写着这是樟榔树,有110岁了,不得移栽和砍伐。这块牌子是这棵树的“免死金牌”,在它经历的漫长岁月里,见过多少人间沧海桑田的变化啊!我想,它之前一定有很多的朋友,有着郁郁葱葱的枝叶,是鸟儿们栖息玩耍的胜地。如今,兀立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中央,情非得已……

忽然,我惊讶地发现,在我手摸得到的地方,从它沟壑般的粗皮里,竟然冒出了几束嫩枝,绿绿的小枝毫无畏惧地长着,顶着柔柔的几片叶泛着绯红……我心头一热:这棵树还活着!它在努力地活着并孕育出了新的希望!我瞬间明白,一棵能站在马路中的树,本身就是一道风景,这是人们对扎根深厚的

大树的敬畏,也是人们对强大生命的退让与尊重。

我发现,不远处的观沙路中间,还有两个高台,一个台保着两棵树,另一个台护着一棵树。三棵树姿态不一,一棵腰疼得厉害,都快成九十度角了;一棵笔直;还有一棵像个倒立人。它们的枝更少,但叶子长了不少。

四棵树,都站在路中间。我知道它们彼此会呼应,相互会鼓励,都在坚忍地活着,它们会诉说城市发展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会讲述人的良心与自身命运的关联……期待这些树都枝繁叶茂,成为小鸟的乐园和人们的精神家园。树无言,无论被摧残、被照顾,还是被冷落、被尊敬,都竭尽全力好好地活着。我懂,顽强不屈的树,厚植深耕,不被打败,不被连根拔起,这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而留下这几棵大树的良心,同样有着一颗让人敬佩的心。

橘洲



阳光正好

刘炳琪

躺在公园草地,阳光正好,宛若一床温暖的被,暖暖地盖在身上。

阳光多好啊!我已忘了它盛夏中刻薄,就像那些曾经算计和打击自己的人,此刻站在面前,沏上一杯冒着香气的茶。我多好啊!不会埋怨日子单调重复,和冬天莫名的孤单,也不会责怪朔风做伴,摇撼一地落叶与梦想。

时间可以忽略。天空那么遥远深邃,人生有多少这样惬意的时刻?仿佛尘世万干过往,不过是阳光丢弄的影子,楼台、亭阁、长廊,甚至不知名的花,都在自由奔放,又不问西东。

有谁,在假山那边吹奏《回家》,是不是这舒缓的阳光里,需要一些感伤的乐曲,填补河流无声的空旷?有谁,又在牵着另一个人的手,漫步小路弯弯,为季节填补爱与缠绵的不足?

并不想泛着波光的喷泉池水,哪一缕是岁月磨难后的期待,哪一缕是生命中放不下的怀念。年少时不懂得珍惜,以为辽阔没有穷尽,山的远方一定有山,一天过去了,还会有同样的下一天,殊不知,错过的,真的错过了。失去的,不再回来。所谓的荣誉,不过是过往烟云,不值得一提。

我在草地上侧了侧身。太多的草迎面而来。原来,活着不过是草一棵。

这世上没有谁比谁更高明一点。好比仰卧草地,草丛在你身下,你侧过来,草便举过头顶。人生何尝不是这样?那些踩着他人肩膀不管不顾爬升的人,有时不如一棵草。

像一块石碑,刻上正直与勤劳,挺拔在烦忧的世界,就好!

像一个平常人,拥有亲情、友情、爱情,拥有理想追求和生活,就好!

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当成树梢上那只讴歌的鸟,不在乎晨曦中阳光初升风情种种,不在乎夕阳西下彩霞满天绚丽无限,经历过就好!

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心有爱善即是暖阳。阳光里,总有你恰好的味道。



冬日阳光暖暖的,我将泥土肥料混合搅拌均匀,铲进大盆小盆或切割打磨好的酒瓶,放上多肉叶片,用水充分浇灌,摆放到遮阳棚下。偶尔去邻居或朋友家院墙边修剪蔷薇和玫瑰枝回来扦插,享受它们接续生根出芽开花的喜悦。有时候还让吊兰养在水中,看透明的容器里白色的根越来越旺盛密集地生长。

喜欢养花,这习惯源于我父母。小时候住的老房子周围四季有花,夏日的凤仙,秋天的洋菊总是开得不亦乐乎。父亲教我花枝有结节的地方斜斜一剪,去掉叶的半边,这样的扦插更易成活。家里书桌上有厚厚一本《养花知识》,我从书上认识许多花名与种类,还用铅笔在白纸上画上插图,然后用蜡笔着色。对花的临摹也燃起了日后我对绘画的热爱。父亲曾教会我们认山间田头的花,糖灌刺又叫金樱子的花是白色的,能解凉清毒的金银花是五月开的……小小的我们,许多的花在心中盛开,富足而阳光。父亲还在的时候,曾挖过一株金银花给我栽在门前花坛,藤很快爬满了棚……我每搬新家都会移栽一部分。花开时节,我常常驻足沉思,对父亲的想念像藤蔓一样的绵延。

离我家很近有个月形山,因进山一直没有开路,闭塞荒凉了几十年。有一次,我随附近一老农进山,他拿把镰刀在前面开路,扒开斜长的竹,钻过倒下来的枯树往里走。我见到田地是很多年没耕种过的样子,丝毛草和杂树木长势疯狂,坡地一片荒凉。唯一留下的一栋旧屋也像是要倒塌,竹根从墙角钻过,一些树枝穿过屋顶的破瓦长出来。顿时,我为这个偌大的原生森林田地没有耕种,坡土没有利用开发而惋惜,相见恨晚,我想我一定能它为它做些什么。我仿佛看见了

月形山都会开满鲜花

杨明乐

《桃花源记》的画面,“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初极狭,才通人。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往来种作,怡然自乐。”从点滴起步,开始修路、开荒,植李种桃。几年时间这里变了。阳春三月,四十多亩的桃花林,孩子们在玩耍穿梭,着汉服旗袍的女子在拍照打卡,一个个酒窝在镜头下溢出甜甜的桃花。

山林路侧有丹桂和茶花,时而有一些深深浅浅的红瓣飘落到水面。绕道长城,那里还有成片野山茶。茶叶专家曾专程到此调研过。专家说,月形山上茶树虽淹没在原始次森林中与其他树种混杂而生,但有人工栽培痕迹,印证了当地老农所说“其为清末‘乾益升’麻林茶场一部分”,是当时规模种植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老茶园。这部分茶园是在自然环境下,就地保存的栽培植物居群,有较高的环境适应能力。这里的野山茶有一丈多高,开纯白的花,结着籽,随风吹散到林间,自然地从根又发芽。

一位种荷大户见我闲时画荷,派技师带来二十多种荷苗种到山塘,开花时节,那些多瓣的荷美煞旁人。荷,和也。有教授为这里的荷写了《和赋》:“和园一游。循歌婉转,蛙鼓声清。荷塘雾薄,花露半晞……”这片叫月形山的小森林还会入驻作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这里会是百花齐放艺术村吗?我已经做了准备,除了山中时不时开放的栀子、黄荆、紫薇……我还要栽种茉莉,种大片大片的玫瑰,大红色黄粉色的,爬墙的,高高架起与天空接壤的,美了,月形山都会开满鲜花。